



哲学家的狗



袋鼠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哲 学 家 的 狗

[澳]

雷蒙德·盖塔 著



哲学家的狗

哲 学 家 的 狗

[澳]

雷蒙德·盖塔 著

江俊亮 沈 旌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Raimond Gaita
The Philosopher's Dog

Copyright © Raimond Gaita 2002
据 Text Publishing, Australia 2002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家的狗/(澳)雷蒙德·盖塔著;江俊亮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2
(袋鼠丛书)
ISBN 7-02-004865-X

I. 哲… II. ①盖…②江… III. 哲理小说-澳大利
亚-当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0828 号

责任编辑:刘 乔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张文芳

哲学家的狗

Zhe Xue Jia De Gou
〔澳〕雷蒙德·盖塔 著
江俊亮 沈 旂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2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4865-X

定价 14.00 元

作者序

袋鼠丛书

哲学家的狗

三十年前,我本来以为我会以在山里得到的启示,写一本有关大自然的书,而这本书里会有一小部分是关于动物的。而现在,我写成了一本只有一个章节是和“山”有关,其他都是以动物为主的书,其中还有一章讲到蝴蝶、蜘蛛和蜜蜂,占了颇长的篇幅;当然,人类是贯穿于整本书中的,这是一本关于整个物种的书。

本来在三十年前要写的那本书,是一本很直接讨论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学术类书籍。当我在写《我的父亲罗穆勒斯》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还颇喜欢讲有关动物的故事,这本《哲学家的狗》一书中融合了一些我写的小故事以及这些故事反映出来的哲学问题。这本书对我而言带有较重的私人情感,原因不是因为这本书里揭发了私人的事情(我也希望这本书表现出来的不只是我私人的心得),而是这故事里提到的动物几乎都是我所熟悉的。更特别的是,我将这些动物和我的家庭生活写在一起,我写到了我的父亲、他的朋友潘特理门·荷拉、我的妻子以及我的孩子们。有些人偶尔会问我,我的生活到底

和哲学有什么关系？《哲学家的狗》这本书就提供了部分的答案。

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本书没有针对动物的特殊才能，做一些专门的观察研究报告，特别是对一些聪明的野生动物像海豚或黑猩猩等。这绝对不是我刻意的疏失，而是我原本就希望透过比较私人的角度，来达到些许的教化目的。我们可以透过哲学上的反省，检视我们的生活与一般宠物——如鸟、狗、猫等，学习到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包括道德上的关系）。

在我的经验里，哲学和说故事不同，它们各自需要用不同的观念去理解。通常说来，哲学可以很直接并抽象地针对目的前进，在过程中需要尽量省略一些能让故事破茧而出的细节。但在《哲学家的狗》这本书中的某些哲理是比较难懂的，这些哲学理论大多都和故事结合，属于比较实用的，也许和一般人所认为的“哲学”有所不同。写这本书时最大的挑战，是希望将哲学与故事结合，除了避免将故事带至冗长的哲理辩证中，也不希望为了说好听的故事而牺牲掉哲学的引申。至于成功与否，还得要靠读者们的评价。如果有读者觉得书中某些哲学部分过于艰涩，我建议大家先跳过而阅读其他部分，当全书都看完后，再回到这些较困难的地方。我想要提醒大家，多读哲学总是好事，而大多数的哲学都需要一再品味的。

我对动物的态度深深受到我父亲的影响，所以在此书中，当我写到我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时，我很难不去重复那些我曾在《我的父亲罗穆勒斯》书中讲过的故事，当然，

这本书中所用的观点不同,所以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说这些故事。我希望读过《我的父亲罗穆勒斯》这本书的读者,不介意再听一些有关于凤头鹦鹉杰克和欧洛夫这条狗的故事。

我的出版商麦可·黑渥鼓励我将这本书写出来,如果不是他对我的信心使然,我可能早就放弃了。在《我的父亲罗穆勒斯》一书中我曾提到,我父亲对钢铁有某种目测的天分,他只需用大拇指在上面画一条线,就能精准的切割出小于一毫米的误差。当麦可·黑渥看我的作品时,他似乎也有这种目测天分。

袋鼠丛书

哲学家的狗

目次

第一章	朋友与伙伴	1
第二章	就只为了一条狗?	16
第三章	哲学家的狗	35
第四章	她坐在垫子上看海	51
第五章	吉普赛已经老了	63
第六章	向尸体致敬	83
第七章	意义的领域	94
第八章	故事、哲学与科学	103
第九章	活着的“可怜东西”	115
第十章	圣地	141
第十一章	自大?	161
第十二章	本性难移	174
第十三章	人类和动物	187

第一章 朋友与伙伴

蔚蓝天空里，白云随着他的回旋升降而改变形状。冬季早晨的草地，通常也是一片的白——因为蒙着厚厚的霜。到了夏季，草长得又高又黄；傍晚时分，风吹草浪，阳光下的牧草变换着金黄亮银的色彩，景色尤其美丽。看着他出现在这般景致之中，那种兴奋感，回忆起来依旧鲜明，虽然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

我父亲的鸚鵡“杰克”

他叫杰克，是我们家养的风头鸚鵡，正跟着我去上学；一路上总是飞一会儿，在我的脚踏车把手上停一会儿，然后又飞一会儿。

杰克不太算是我的宠物，他比较像是我父亲的。事实上，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说他“也”是我的宠物。在获得他允准的期间，我都跟他相处在一块儿；只是他一点也不想让我拥有他，对我忽冷忽热。尽管如此，他仍带给我极大的快乐，尤其是他跟着我上学的时候。当他停栖在我车把上时，感觉上仿佛朋友一般，我甚至希望我们

可以称兄道弟。但他跟着我回到家之后,当我靠过去摸他的冠羽时,他的表情好像在说,他之所以不咬我,只不过是因为他不讨厌被这样摸。

杰克的忠诚只投注到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就是我父亲——除了我父亲住院的那段时期之外。当时我父亲请了他的朋友荷拉来我们多蛙镇上的养鸡场照顾我,位置在维多利亚省中部的贝灵贺波附近。那几个月中,杰克的忠诚转到了荷拉而不是我身上,虽然我已经跟他在同一屋檐下相处了好几年。“嘿溜溜!”荷拉常这样呼叫杰克,有时是用来打招呼,有时候又好像在问他:“嘿,感觉如何?”荷拉与我父亲对杰克怀有的相同情感——来自于他们对杰克及其举动的兴趣,以及对杰克的亲密了解——这深化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而他们的友谊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深刻。一直到他俩最后一次见到杰克的三十年后,他们碰面时还是互相用“嘿溜溜!”来打招呼。

荷拉很喜欢杰克,经常深情注视着他、观察他,有时还会模仿杰克可笑的咯咯声,或为杰克的聪慧而绝倒。杰克很快地就习惯于荷拉的存在,虽然他从不像我父亲那样地与荷拉亲近,对荷拉的爱抚也无动于衷。我甚至怀疑,杰克也许从未放心地让荷拉喂养他。每次荷拉煮意大利面(约每两天的晚餐出现一次)时,杰克都会耐心地等面煮好,然后让荷拉知道他也要吃。荷拉都会特别弄一小盘给杰克,而杰克也总是在尝过一口之后,又要求尝尝荷拉盘子里的。直到确认荷拉的面跟他的面没两样之后,才会安心地吃自己的面。

杰克不但吃意大利面，还特别爱吃泡过茶或咖啡的面包。只要我或荷拉泡了一杯茶或咖啡，他就会飞到餐桌上来讨。杰克吃许多我们吃的东西。如果一样东西是他没吃过的，他就会先小口小口地品尝，扬起头加以研究，尝过几次之后，通常就会把食物吃光。一旦确定这种食物对他无害，他就会放松下来，尽情享受品尝新奇食物的乐趣。透过诸如此类的小事，杰克一点一滴地参与了我们的世界。

我父亲住了约三个月的院。他回家的时候，杰克高兴得整个都失控了，不断尖叫、竖起冠羽，让我父亲将他摸来摸去、翻过来转过去，连续好几小时。一两天之后，当荷拉试着摸他时，杰克居然凶狠地竖起冠羽，甚至啄了他几下。当同时被两个人要求报以忠诚时，杰克处理的方式如此简单明了，不管他心里是否挣扎过。但同样对这两个人怀有亲密感情的我，却为了这种情感矛盾而痛苦了一小段时间。

在行为上，我们跟鸟类很少像跟猫狗一样亲近，即使我们与鸟类之间存着复杂的情感——例如驯养的过程。也许是因为见惯了笼中鸟，所以彼此之间的身体接触也因此受限。当鸟类停在我们手臂或肩膀上时，我们也许会加以抚摸，却不会怜爱地搂着它们。它们总是直挺挺地站着，身体既不柔软，体形也不跟我们服帖。人类与鸟无法真的很亲密。

杰克在我们家拥有完全的自由。他最喜欢睡在厨房的门上，并老是在门和门边的墙上啄几口。每天早上他

几乎都会从门上爬下，飞进卧室。我们经常被他啄爬下厨房门，进进退退、试图用头推开卧室门的声音吵醒。如果我父亲尚未醒来或故意装睡，杰克就会飞到床架上等着我父亲睁开眼睛，然后再跳到毯子底下亲他。

凤头鹦鹉要怎么与人亲吻？是这样的：他先将上喙放在你的上唇上轻咬细啄，然后再滑至你的下唇；整个过程中都不停地“吱咯吱咯”细语。至少，杰克亲吻我父亲的时候，就是如此。我父亲也会抚摸杰克的翼下、喙底、前胸与肚子，有时还会用手掌扣住杰克的头回亲他。这时杰克会再度发出“吱咯吱咯”的声音，间杂几声喜悦或轻微叫痛（当我父亲不小心弄痛他时）的嘎嘎声。但这声音里从未带着恐惧、焦虑，或任何一丁点的不信任。

我父亲在附近农场上的一家五金行工作，离我家约半公里远。杰克经常跟着他去上班，有时整天在店里陪着。他会把头埋进一堆螺丝里，把有的螺丝啄来这边，有的啄去那边，好像在分类似的。分类烦了，他就会飞来飞去找事情捣蛋。他每次都能成功找到事做，但当他咬掉了我们邻居电视天线上发亮的塑胶小玩意儿之后，我父亲只好将他翅膀上的羽毛剪短，因为邻居威胁说要轰掉杰克。虽然如此，杰克照样跑到店里去；因为他的翅膀虽然变短，却仍然可以飞上一小段距离，并且在练习之后照样飞到天线上去。为了保护杰克，有一段时间，我父亲只好在杰克脚上绑链子，并且在链子的另一端系着一只凉鞋。这么一来，他尽力振翅时，虽然可以拖着脚镣走，但他评估过后，一定觉得不划算，所以大多数时间只轻松

地绕着五六公尺的半径飞。

我父亲跟我都常常对着杰克说话。我们常问他：“回来啦？”“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把牛赶回来？”“你干吗一直去烦那只狗？”“你干吗一直在门上面啄洞？”通常他也会吱吱一声回应我们，但或许他根本就没这个意思。无论如何，杰克实在是一只很聪明的鸟。偶尔，我们会发现他尝试着哼出某段听自收音机的旋律。他会哼一小段，然后因为忘了怎么接下去而停顿，接着带有一些挫折感地尖叫、竖起冠羽、在鸡栏边跳来跳去。平静下来之后，通常他就可以哼得更多一点，直到再度接不下去为止。他经常如此，但一旦发现我们在偷看他，就会停止。只有在确定没有人看到他的时候，他才会练习哼听过的旋律。我们很少用鸟语跟他说话，他也很少对我们说鸟语。他虽然说个不停，但多半是在自言自语。

虽然杰克跟我们很亲近，但似乎，像他这一类的动物与人类亲近的程度视乎他在地面停留多久。我看见他高飞于大地蓝天之上时的兴奋感，只是鸟类为我们生命带来的神奇经验之一。从某一方面来说，自由高飞的他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是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令人羡慕，又免费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美感的生物。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仍是我养的风头鸚鵡，会在厨房门上睡觉、爬到我父亲床上，而且现在正跟着我去上学，不定时地在我车把上坐会儿，一再地让我幻想他可以像跟我父亲一样地跟我亲近。

当我们从多蛙镇搬到附近的马利波洛镇时，我父亲

并没把杰克带过去。杰克太会惹麻烦，我父亲无法让他在新的镇上随意乱飞，但也不愿意把他关在笼子里——他的羽毛已经又长齐了，脚链与凉鞋无法继续发挥原来的功用。杰克偶尔会跟着一群凤头鹦鹉飞出去个几天甚至几星期，而我们也希望他知道我们不会回来之后，能这么跟同类走。我父亲为此而心如刀割，并且一直怀抱着罪恶感，怕杰克会疑惑地等我们回家。

一个多月后，我父亲回去看看杰克的状况。他很怕自己看到杰克仍待在栅栏上，会心软而把杰克带去马利波洛，让杰克过着笼中鸟的日子；又怕自己硬起心肠不理杰克，会让杰克继续在原地望穿秋水。但结果杰克并不在那儿，我们也再没见过他。

我的第一个动物朋友，大狗“欧洛夫”

在杰克之前，欧洛夫曾与我建立过更深的关系。他是一只黑色的杂种灰狗，长得比一般灰狗要高壮，是我第一位动物朋友。我们从多蛙镇的前屋主那儿接收了欧洛夫。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的年龄了，但从记忆中他肌肉强健的体格以及追兔子时的速度看来，他应该还很年轻。当他要跳跃栅栏追野兔时，他会把身体弓成某个角度，流畅地穿越栅栏间隙，丝毫不用减速。

我的童年很不快乐。我母亲很早就离开我父亲，并一再地返家之后又离家。虽然父亲深爱着我，我也从未怀疑过他的爱，但我父亲却不是一个能以肢体表达亲情的人；我只好转向欧洛夫求取温暖与慰藉。不过，也许我

这种行为跟我父亲无关，纯粹是因为狗比男人更能与孩子亲近、更能满足孩子心中对母亲怀抱的渴望。

在那段乡居期，有一段时间父亲轮值晚班，于是我只能在我家那幢破屋中独自过夜。我家离最近的小镇有数公里远，离最近一户人家走路也需要十分钟，没灯没电，晚风中充满了可怖的呼啸声。我总是抱着欧洛夫上床，借着他壮胆，我感谢他的慰藉，却也遗憾他无法与我一起分享助我入眠的广播故事。

几年之后，当我长大成人，我很高兴地听说有些土著衡量夜晚低温的方式，是以他们需要几只狗取暖来判断。比如：很冷的夜晚可能就是“三只狗”或“四只狗”的夜晚。这令我想起幼时关于欧洛夫的温馨记忆，也因此令我对我这段土著风俗的朋友感到讶异，因为他讲这件事时态度很不屑。类似的不屑也出现在一般人的看法之中，人们认为跟狗一起睡会招惹跳蚤，所以狗跑到床上是件肮脏的事，狗睡在我们被窝里更是恶心至极。人们认为让狗跑到床上去会把狗宠坏，但事实不然。训练一条狗的方法很多，有很多比大吼大叫更好的方法可以让他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是否在一个地方放宽规定就会让所有的纪律荡然无存？这一点恐怕需要更多的验证，不论是对人或对狗而言。

我的学校在六公里外，上学时，欧洛夫常常会陪我走一段，并且在分手之处迎接我放学。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骑脚踏车上学，但偶尔邻居也会开车载我去。当我放学，从交叉口转进通往家里的杂乱小径时，欧洛夫都一定跑

来迎接我，热情地几乎要把我撞倒。每当我躺在那片长草地上，欧洛夫跨在我胸前舔我、热情地用鼻子吻我，尾巴摇得让全身都晃起来时，我可以感觉到他是最亲密真实的朋友，而我也爱着他。

也许只有小孩子才能这么全心全意地信任一只狗。但我并没有这样去信任欧洛夫，因为我当时对他抱着错误的想法。我不认为他是人，也不对他存有过多的期望。当然我也不至于把他当成机械或一团反应机制。我只是一个寂寞的小孩，深为家庭变故所苦，害怕着各种幻想出来的东西，也害怕着周遭环境。我的强烈需求、欧洛夫的慧心与忠诚回应，让我与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超乎“伙伴”所代表的意义。

曾跟动物——尤其是狗——有亲密伙伴关系的人，有时候会说人不如狗。这种话里边很难不带有厌世的悲哀。但小时候的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却的确确认为欧洛夫是最真诚的朋友，一点也没有贬低学校同伴的意思。只不过学校里的同学无法像欧洛夫一样在肢体上给我足够的抚慰、保护和安全感。我并没有把欧洛夫的能耐给过分夸大，我真的相信他会在我有难时保护我。对某些小孩子来说，这种信任是人狗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而且这种信任对小孩、对狗而言都是很棒的事。像这样的孩子，需要的一定是大狗。

但就我而言，我却对欧洛夫信心不足。因为迷上泰山黑猩猩的关系，我写信给墨尔本动物园，问他们可否送我或卖我一只黑猩猩。动物园迅速有礼的回复大出我与

荷拉(当时荷拉在我家照顾我)意料之外。信上一开始称“亲爱的盖塔先生”燃起我一丝希望,但接着就很遗憾地说,园方无法赠送、贩卖黑猩猩或任何猿猴给人,我应该试着考虑养猫、狗或鸟。一个想养黑猩猩的人怎么可能满足于一般的宠物?我马上就把信揉成一团丢出去。但我这样做的时候,心里对欧洛夫其实是有罪恶感的。我并不会对杰克有这种感觉——杰克只对我父亲好,他会啄我、骚扰猫、趁猫把头伸进饲盆里的时候啄猫耳朵,也会停在欧洛夫背上啄他,要他前进,或根本就是在捉弄欧洛夫。不过我想,有只猴子曾经教训过杰克。

欧洛夫喜欢跑到离家数公里外的牧场里闲逛。有一天,一个农夫告诉我父亲说,有只狗一直在骚扰牧场里的羊,那只狗很可能是欧洛夫。我们衷心期盼不是,因为虽然结果总会真相大白,但我们心头确有预感似的感到不祥。大约一个月之后,欧洛夫回家了,腰际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子弹扫过他腹部下方最低垂脆弱的部分。我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帮欧洛夫疗伤,找了酒精、羊毛脂、蜘蛛网等东西来防止伤口感染。

几个星期后的某个早晨,我们发现欧洛夫死在离家二十几米处。他口中不停渗血,因为他被喂了布满碎玻璃的肉。他躺在隔开牧场住屋院子的围篱较远的一侧。虽然被称做“院子”,但那块地方实在不能叫做“院子”。直径约十米的空地较远处只堆着空瓶子与空罐头当做界标。我父亲轻柔地将欧洛夫放在围篱这一方,无须多

费一词,我就了解到,父亲是要让欧洛夫葬在自己的“家”里。

父亲掘坟、放下欧洛夫、把他埋起来的时候,我想起了我们的友谊。我想到他得忍受多少痛苦才能负伤回到家,而他的嘴里又刺满了碎玻璃。那座围篱是如此巨大的障碍啊。父亲和我哭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也是我与她一起流泪的惟一一次。一直到数星期之后,我都还感受到胸膛里满溢的苦痛。

一个温和疯癫的怪人

单纯善良的人比较容易跟动物建立友善而自然的关系。我小时候就认识这么样一个人,在我看来几乎是完全的纯真、温和、善良。他的名字叫做瓦塞克·维尔阔维卡斯。他跟我父亲一样,在一九五〇年由人协助来到澳洲,并工作两年以偿还移民费用。我们是在中维多利亚移民劳工营(我父亲也待过)里认识他的,他们的工作是建造水坝。水坝工程完成不久后,瓦塞克就疯了。他跑去住在离我们家约十五公里外一座小山边的两颗花岗巨岩中间。他依岩而住,搭上各种他找到的各种东西以挡风避雨,就这样好好地住了几年。从他这朴实的家可以眺望该区最美的远景,尽览邻近山丘与远处的蓝山。夏天时,瓦塞克住的山边长满金黄野草,这些野草散布于两块巨岩之间,其间不时冒出几棵六米高的仙人掌,开着鲜黄的花,并结成漂亮紫蓝色的果子。这些果子常被鸟儿啄出一个一个洞来,那幅景象配上这两块灰色的远古巨